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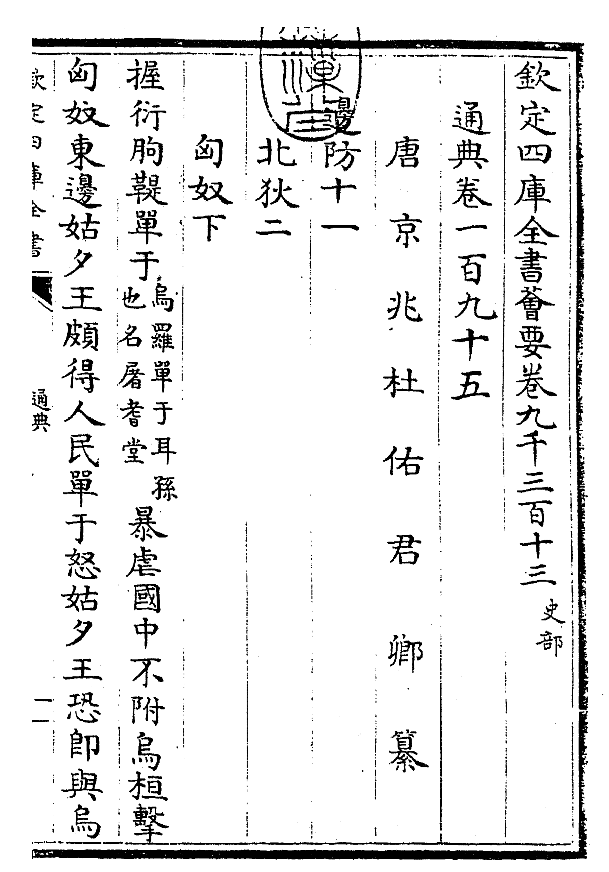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典卷一百九十五 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三百十三 史部

通典卷一百九十五

唐　京兆杜佑君卿　纂

邊防十一

北狄二

匈奴下

握衍朐鞮單于烏羅單于耳孫也名屠耆堂暴虐國中不附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

禪幕（本烏孫康居間小國數見侵暴率衆降匈奴）及左地貴人共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狦（山諫反）爲呼韓邪單于（虛閭權渠壺衍鞮之弟）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朐鞮單于單于自殺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呼韓邪欲令殺右賢王其下各相猜自立爲單于凡五單于更相攻伐其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爲郅支骨都侯單于（諸單于尋罷唯呼韓郅支二單于）在東邊攻呼韓邪呼韓邪破走郅支遂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稱臣

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呼韓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婁力于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呼韓邪單于自款五原塞(款叩也)願朝甘露三年正月(會正月朔之朝賀也)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爲陳道上(所過之郡每爲發兵陳列於道以爲寵衛)單于正月朝天子於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金帛各有差禮畢使使者導單于先行宿長平(長平涇水上坂)上自甘泉宿池陽宮(在今三原縣)

上登長平詔單于無謁拜不令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禄塞下徐自爲所築者也漢遣車騎都尉韓昌等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在朔方窳渾縣西北又轉邊穀米糒糒乾飯也音備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初呼韓邪來朝詔公卿議其儀太子太傅蕭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義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

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烏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爲叛臣卒終也本以客禮待之若後不來非叛臣也信讓行乎蠻貊福祚流於無窮萬代之長策也天子采之郅支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即遂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破堅昆北降丁令音陵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元帝初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恐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明年呼韓邪强盛北庭人衆稍稍

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强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以爲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即使使至堅昆迎郅支郅支遂引兵而西人衆中寒道死纔餘三千人到康居建昭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議發兵即康居誅郅支即湯爲人沉勇多謀策每過城邑山川常登視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

畫計欲降伏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利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蠻夷無金城强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驅帥之令隨從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行遂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已校尉屯田吏士漢兵合胡兵四萬餘人延壽陳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卽日引軍分行爲六

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至康居攻城陷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賫帛書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千餘人甘延壽陳湯殺郅支還石顯匡衡以爲湯等矯制興師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漸不可開議久不决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群臣皆閔焉陛下赫

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
旨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絶域遂
陷康居屠五重城搴翕侯之旗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
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蠻夷慴
伏莫不震懼呼韓邪見郅支之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
稽首來賓立千里之功建萬代之安功臣之勲莫大焉
論大功者不録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
賞不踰月欲人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

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其行諱滅項之事也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縻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疋雖斬宛王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復償也復音扶目反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之國强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

懸通籍除過勿理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帝下詔赦之乃封延壽為義成侯湯為關内侯郅支既誅呼韓邪且喜且懼上書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倍於前時單于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言欲取漢女而身為漢家壻元帝以後宫良家子王嬙字昭君嬙音牆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保守也自請守之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令無寇盜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

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冦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冐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冦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狄抄冦也）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漠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冦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

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如天之覆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强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纔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必極也極保之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絶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戍屯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

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子女以此怨恨起而背叛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乘塞登之而守也嫚易相欺侮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僵落

（謂山上樹木摧折或立死枯僵墮落者）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於漢自稱恩德）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蠻夷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許嘉諭單于曰中國四方皆有關

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爲
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
成帝河平元年復株纍若鞮單于呼韓邪之子名雕陶莫皐纍力追反遣
右皐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既罷遣使者送至
蒲坂今河東郡河東縣伊邪莫演言欲降卽不受我我自殺終
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
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爲漢興匈奴數爲邊
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列爲北

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享當也　質誠也）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諼詐詞　許遠反）對奏天子從之遣使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錦繡繒帛二萬疋絮二萬斤他如竟寧時哀帝建平四年烏珠留若鞮單于（復株累之弟　名囊知牙斯）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游猶流也河　水從西北來）

故曰上游亦總謂地形耳不必係於河水也厭一涉反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大故謂國之大喪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已亂而後治之戰鬭而後捷勝則不足貴二者皆微微謂精妙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與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始皇之

强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石言其堅固如石也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卒終也莫得而言謂自免之計其事醜惡故不傳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廷議於是大臣權書遺之以權道爲書順辭以荅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艾至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暨孝武即位設馬邑

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邀擊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廼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追奔逐北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盧山匈奴中山名至本始之初匈奴欲掠烏孫侵公主

乃發五將之師二十萬騎征之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至元康神爵之間匈奴内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攜國歸化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專制專制謂以為臣妾也自此之後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強其兩反何者外國天性忿鷙鷙狠形容魁健魁大負力怙氣怙恃難化以善易隸以惡隸謂附屬惡謂威也其強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

往時常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姑繒西南夷種在蜀徼外)籍蕩姐之場(羌屬也籍猶蹈也姐音紫)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艾絶)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離歷也三月爲一時)固以犁其庭掃其閭(犁耕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災唯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滋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拒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

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負前言緣往辭言單于因緣往昔和好之辭以怨漢也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

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卑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家不安也書奏天子寤而許之加賜錦繡繒帛各有差他如河平時至平帝幼弱太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莽以太后臨朝欲說太后以威德至盛因使使者以諷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

知莽大悅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加賜焉及王莽篡位建國元年遣五威將王駿陳饒等六人多齎金帛遺單于諭曉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新者莽自係其國號單于以多得賂遺乃從之單于始求稅烏桓莽不許因寇掠其人民重以印文改易釁由是生故怨恨明年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斬之置離兄狐蘭支將二千餘人驅畜產舉國亡降匈奴舉其一國之人皆亡降也單于受

之但欽上書言匈奴寇擊諸國莽於是大怒分匈奴為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藺苞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詔誘呼韓邪諸子欲以次拜之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有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是後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殺掠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乃拜十二部將帥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

並出窮追匈奴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内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蟁蝱之螫敺之而已螫式亦反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

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内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内調（調發也　徒弔反）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糧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

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物故謂死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鬴鍑薪炭重不可勝鍑釜之大口者音富食精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銜馬銜也尾馬尾也言前後單行不得並驅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今既發兵宜縱

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請率見到之兵且以擊虜莽不聽於是天下騷動初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搆難邊民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弊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天鳳初烏累若鞮單于呼韓邪之子烏珠留單于之弟名咸又請和親遣人造塞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王歙歙昭君兄子莽遣歙弟颯使匈奴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被繒帛罷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

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莽復遣歙與五威將王咸等多遺單于金寶因諭說改其號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單于貪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匈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韓邪後見漢謚帝爲孝慕之故皆爲若鞮莽怒又更名曰降奴服于至呼都而尸單于烏累之弟名輿侵入北邊尤甚由是壞敗○班固論曰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論於廟堂之上乎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搢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

一時之利害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於今曠代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至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

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六郡謂漢之隴西今隴西及金城安鄉郡之南境漢之天水今天水郡漢之安定今保定平凉郡地漢之北地今彭原安化靈武五原寧朔等郡地漢之上郡今咸寧上郡延安等郡地漢之西河今銀川西河昌化等郡地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謂勸諭獨可

說以厚利（說音悅）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沒溺）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展轉謂移動其心）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尅獲而士馬物故亦畧相當雖

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今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来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音傲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襲重也重疊其事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畧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讐信甘言守空約而冀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

帝奮擊之威值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鉅依反）亡之阸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二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絶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遁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爲叛臣及孝

元時議罷守塞之備候應以為不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昧貪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媮音偷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物土貢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也制外內謂五服之差遠近異制也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

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内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僻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爲生隔以山谷壅以沙漠天地所以絶外内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人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疎而不戚戚近也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

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絶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南匈奴

南匈奴醢落尸逐鞮單于者（烏珠留之子名比）初季父呼都而尸單于時以為右薁鞬（薁音於六反鞬音九言反）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兵後漢光武建武初彭寵反叛於漁陽單于與共連兵因復權立盧芳使入居五原（今榆林九原郎漢之五原郡地）光武方内平諸夏未遑外事而匈奴數與盧芳共侵北邊

九年遣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轉盛鈔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止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漢常山關在代郡今安邊馬邑郡即漢代郡漢居庸關在今嬀川郡懷戎縣）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大築亭候脩烽火匈奴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今上黨高平長平陽城郡地）扶風（今扶風汧陽新平）天水二十一年復寇上谷中山（今博陵郡）殺掠甚眾北邊無復寧歲二十二年比從父弟蒲奴立為單于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

里草木盡枯人畜饑疫死耗大半單于畏漢乘其弊乃遣使求和親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河西太守今銀川新秦昌化西河之西境地求内附二十四年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欵五原塞今九原郡願永為藩蔽扞禦北虜光武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東觀記曰十二月癸丑匈奴始分為南北單于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賢王莫將兵擊北單于敗之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里南單于復遣使詣闕奉藩稱臣獻

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頗遣侍子修舊約漢遣中郎將段郴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于伏拜郴返命詔乃聽南單于入居雲中歲盡輒送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闕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還賞單于以下王侯甚厚歲以爲常北單于使騎擊南單于敗之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漢屬國都尉所理今西河郡隰城縣有美稷鄉蓋其地也使中郎將段郴擁護之仍悉復緣邊八

郡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爲扞戍屯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今郡地代郡皆領部衆爲郡縣偵邏耳目北單于惶恐頗還所掠漢民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薁鞬日逐耳非敢犯漢民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求和親天子召公卿廷議皇太子明帝也言曰南單于親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

然之時北虜衰弱臧宮與馬武上書曰今匈奴民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懸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隳武事乎今將臨塞厚懸購賞喻告高句麗烏桓鮮界攻其左發西河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矣詔報曰黃石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

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故多忠臣勞故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民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尚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無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范曄曰光武審黃石存苞桑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畀辭幣以禮匈

奴之使其意防已弘深豈其顛沛平城之圍忽傷黥王之陣乎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臣聞孝宣帝勑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爲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畧與所獻相當明示曉告以前代呼韓邪郅支行事

呼韓單于稱臣受賜郅支單于背德被誅帝從之明帝永平中胡邪尸逐侯鞮單于立醢落之子名長時北匈奴猶盛數寇邊朝廷以為憂會北單于欲合市遣使求和親帝冀其交通不復為寇乃許之八年遣使報命而南部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叛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漢知之乃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其秋北虜果遣二千騎覘候朔方作馬革船欲渡迎南部叛者以漢有備乃引去復數寇鈔邊郡焚燒城邑殺掠甚衆河西城門晝閉帝

患之十六年大發緣邊兵遣諸將四道出塞北征匈奴虜聞漢兵來悉渡漠去時北虜衰耗黨衆離叛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章帝元和中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冒皮而還北庭大亂屈蘭儲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時北虜大亂加以饑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匈奴休蘭尸逐鞮單于胡邪之子名屯屠河將討幷北庭會帝崩竇太后臨朝

單于上言令烏桓鮮卑討北虜斬單于首臣與王侯新降渠帥議方畧皆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為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又請漢兵併力以屯要害從之和帝永元初乃以耿秉為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于衆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走斬首虜二十餘萬人二年春南單于復大破北虜單于將輕騎數十遁走是時南部連克獲納降黨衆最盛領户三萬四千口二十三

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人三年北單于復爲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將數千人止蒲類海今北庭府界遣使欵塞大將軍竇憲以塞北地空憲欲結恩北虜乃上書請立於除鞬爲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下公卿議司徒袁安司空任隗以爲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内地正以權時之筭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復立於除

鞬以增國費上封事曰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僃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昔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章和之初降者十餘萬議者欲置之濵塞東至遼東太尉宋由光禄勲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洪業（即和帝也）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勲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初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來四十餘

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不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代之規夫論語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千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餘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朝廷不從四年遣耿夔即授璽綬賜玉劍羽蓋使中郎將任尚持節衛護屯伊吾如南單于

故事方欲輔歸北庭會竇憲被誅五年於除鞬自叛還北帝遂遣任尚追斬之破滅其衆至十六年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北之國衆自立單于）願和親修呼韓邪故約和帝以其舊禮不備不許後微至滅無聞安帝延光三年烏稽侯尸逐鞮單于立（胡邪之子名拔）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修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屯兵（黎陽即今汲郡黎陽縣）出屯中山北界增置緣邊諸郡兵屯塞下順帝永建中去特若尸逐就單于

烏稽侯之子名休利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叛冦西河圍美稷單于本不同謀中郎將陳龜以單于不能制下逼迫之單于自殺大將軍梁商以羌胡新反黨衆初合難以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冦叛自知罪極種類繁熾不可殫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内給外非國之利竊見渡遼將軍馬續素有權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宜令續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爲期約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從之商又移書續等曰

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强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戎狄之所短也宜務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續及諸郡並各遵行於是右賢王部抑鞮等以萬三千口詣續降秋句龍吾斯等立句龍王車紐爲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戎及諸胡等數萬人寇掠幽今范陽上谷漁陽郡并今太原西河榆林朔方郡涼今靈武安化平原金城郡地冀等州冀今常山博陵鉅鹿趙郡地呼蘭若尸逐

就單于兜樓除先在京師漢安二年立之遣中郎將護送南庭建康初中郎將馬寔進擊餘黨匈奴烏桓十七餘萬口皆詣寔降桓帝延熹初伊陵尸逐就單于立名居車兒諸部並叛冦緣邊九郡以張奐爲北中郎將討之悉降靈帝光和五年右部醢落與休屠各胡白馬銅等十餘萬人反攻殺單于羌渠初單于呼徵爲中郎將張修所殺遂立右賢王羌渠爲單于其子右賢王於扶羅立爲持至尸逐侯單于國人殺其父者遂叛共立須卜骨

都侯為單于而於扶羅詣闕自訟會帝崩天下大亂單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冦河内諸郡今河内鄴時汲等郡人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挫傷欲歸國人不受乃止河東須卜骨都侯為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獻帝興平二年單于於扶羅死其弟呼厨泉立為單于以兄被逐不得歸國數為鮮卑所鈔帝自長安東歸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暹等侍衛天子拒擊李傕郭汜及帝還洛陽又從遷許然後歸國建安二

十一年單于來朝魏武因留於鄴而遣去卑歸監其國焉以其旣在內地人衆猥多懼必爲寇始分其衆爲五部立其中貴者爲帥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復改帥爲都尉其左部居於太原故慈氏縣今西河郡隰城縣右部居祁縣今縣中部居太陵縣今文水多者一萬落少猶四五千落晉武帝初塞外匈奴大水寒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今平陽郡西河今西河昌化郡太原今府地新興今定襄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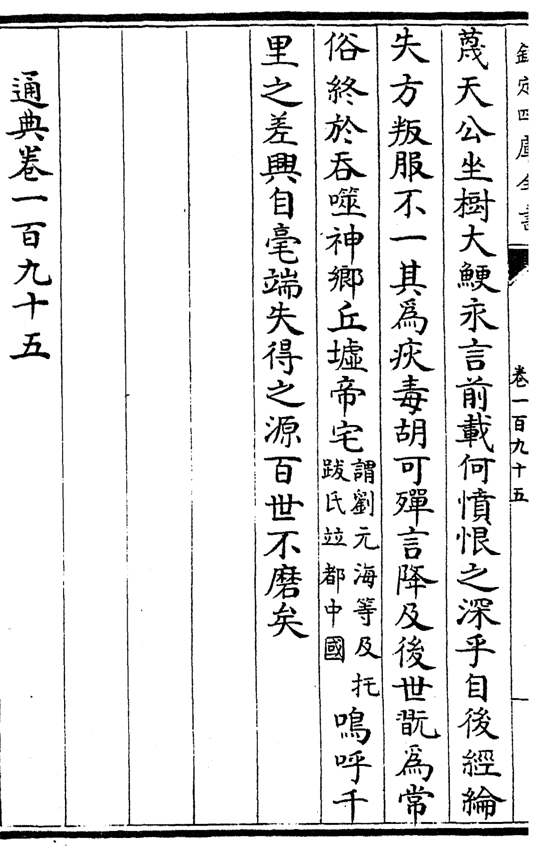
中郡上黨今郡樂平諸郡今樂平郡太原府之間靡不有焉太始七年單于劉猛背叛帝遣婁侯何楨討平之其後稍因忿恨漸爲邊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強獷歷古爲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爲戎居今雖服從若後有風塵之驚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今彭原郡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並今郡地盡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以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

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帝不納太康五年復有匈奴胡大阿厚率其部落三萬人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太傅及萎莎胡等各率種類大小凡十萬餘口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復率其種落大小萬一千五百口竝來降帝竝撫納之按晉史云北狄以部落為類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鮮支種寇頭種焉譚種赤勒種捍蛭種赤沙種鬱鞞種萎莎種香童種勃蔑種羌渠種賀賴種跋大樓種雍屈種眞掛種力羯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屠各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其官號

有左賢王右賢王左奕蠡王右奕蠡王左於陸王右於陸王左漸尚王右漸尚王左朔方王右朔方王左獨鹿王右獨鹿王左顯祿王右顯祿王左安樂王右安樂王凡十六等王皆用單于親子弟也其左賢王最貴爲太子得居之其三姓有呼延氏卜蘭氏喬氏而呼延氏最貴又有左日逐出爲輔相則有左沮渠右沮渠左都侯右都侯又有車陽沮渠餘地諸雜號猶中國百官也其國人有慕氏勃氏皆勇健好反叛蛭呼丁反惠帝元康末魏武所分左部都尉左賢王劉元海漢初高帝以宮女妻冒頓約爲兄弟故子孫遂冒姓劉氏爲首叛亂竊大號據神器自是戎狄迭有中夏矣元海父豹即單于扶羅子左賢王也○范曄論曰自漢興匈奴強盛爲患窮力殫財冠雖頗折而漢之疲耗畧相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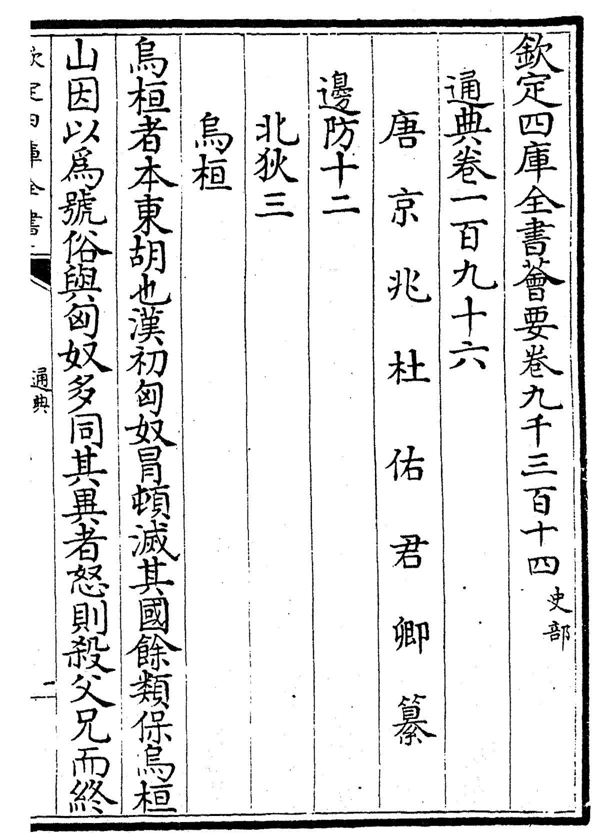
矣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因爲邊衛單于保塞稱藩故曰邊衛罷關徼之警息民兵之勞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篡擾動戎狄續以更始之亂方夏幅裂自是匈奴得志内暴滋深光武以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因徙幽并之民增屯戍之卒而已其後匈奴爭立日逐來奔願修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衝奉藩稱臣永爲捍禦天子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後讐釁既深互伺便

隙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或寧而漢之塞地晏然矣後
亦頗爲出師令竇憲耿夔之徒前後掩其窟穴躡北追
奔三千餘里單于震懾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
若因其時勢及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
上申光武權宜之畧下防戎羯亂華之變使耿國之算
不謬於當世袁安之議見從於後王平易正直若此其
弘也而竇憲矜三捷之効忽經世之規狠戾不端專行
威惠遂復更立北虜返其故庭竝恩兩護以私已福棄



蔑天公坐樹大鯁永言前載何憤恨之深乎自後經綸失方叛服不一其爲疢毒胡可殫言降及後世翫爲常俗終於吞噬神鄉丘墟帝宅謂劉元海等及托跋氏竝都中國嗚呼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

通典卷一百九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三百十四　史部

通典卷一百九十六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邊防十二

北狄三

烏桓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為號俗與匈奴多同其異者怒則殺父兄而終

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無相讎報故也以已爲種無復報者故也其有勇健能理決鬭訟者推爲大人無代業相繼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爲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則刻木爲信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爲姓其嫁娶先私通掠將女或半歲百日然後遣媒送馬牛羊以爲聘幣壻隨妻至家無尊卑朝朝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爲妻家僕役一二年間妻家乃更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皆爲辦計謀從用婦人唯鬭戰之事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

對倨蹲踞頭爲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髪分爲髻著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簂步揺也簂字或爲幗婦人首飾釋名云皇后首飾上有垂珠步則揺也簂古陌反婦人能刺韋作文繡織氎㲪氎㲪罽也氎力于反㲪達反胡男子能作弓矢鞍勒勒馬銜也鍛金鐵爲兵器其土地宜穄及東牆東牆似蓬草實如穄子至十月而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糵米常仰中國有病以艾灸或燒石自熨燒地卧上或隨病痛處以刀決脉出血及祝天地山川之神無鍼藥俗貴兵死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

相送肥養一犬以綵繩纓牽并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皆燒而送之言以屬累犬（屬累猶付託也屬之欲反累力瑞反）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岱山也（博物志曰泰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故知人生命也）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畢皆燒之飲食必先祭若相賊殺者令部落自相報不止詣大人告之聽出牛馬羊以贖死命乃止烏桓自為冒頓所破衆遂孤弱常臣服匈奴漢武帝遣霍去病擊

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今嬀川范陽以東至安東是漢五郡也為漢偵察匈奴動靜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後漸强盛至後漢建武中抄擊匈奴轉北徙千里漢南地空帝乃以幣帛賂遺之二十五年大人郝旦等九百餘人詣闕朝貢於是封其渠帥為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為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

復侵掠居人臣愚以為宜復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甯城（在今嬀川郡懷戎縣西北俗名西土敎城）至桓帝末或降或叛靈帝初烏桓漸盛上谷有難樓者衆九千餘落遼西（今柳城郡）有丘力居者衆五千餘落皆自稱王又遼東蘇僕延衆千餘落自稱峭（七笑反）王右北平（今北平郡）烏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並勇健而多計策熹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中山今博陵郡）叛入丘力居衆中自稱彌天安定王遂為諸郡烏桓元

帥寇掠幽冀青（今北海濟南平原樂安郡地）徐四州（今彭城瑯邪郡地）五年劉虞爲幽州牧虞購募斬純首北州乃定自匈奴衰弱而烏桓轉盛獻帝初平中丘力居死從子蹋頓有武畧代立總攝三王部衆皆從其號令邊長老皆比之冐頓以雄北方建安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軍公孫瓚相持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遂遣兵助紹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樓蘇僕延烏延等皆授以單于印綬建安十二年曹公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獲首虜二

十餘萬人其餘衆萬餘落悉徙居中國爲齊人西晉王浚爲幽州牧有烏桓單于審登前燕慕容儁時有烏桓單于薛雲後燕慕容盛時有烏桓渠帥莫賀咄科敖並其別種然而微弱不足云矣

鮮卑

鮮卑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因號焉今在柳城郡界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唯婚姻先髠頭以季春月大會饒樂水上今在柳城郡界然後配合其獸異於中國者有野馬原羊角端牛以角爲弓代謂角端弓者也郭璞注爾雅曰原羊似吳羊而角大

出西方前漢書音義曰角端似牛角可為弓　又貂豽鼲子皮毛柔軟豽音女滑反鼲音胡昆反貂鼲竝鼠屬豽雖屬故天下以為名裘漢初亦為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至後漢光武建武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彤擊破之斬獲殆盡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賁等率種人朝賀帝封於仇賁為王於是鮮卑燉煌酒泉以東邑落大人皆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以為常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夔擊匈奴北

單于遁走留者尚十餘萬落鮮卑因此徙據其地而有其人由此漸盛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朝賀鄧太后令止烏桓校尉所居甯城下因築南北兩部質館築館以受降質也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質是後或降或叛邊人歲苦其害漢雖時有尅獲而不補所費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部落畏服遂推為大人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汗山歠仇水歠昌悅反去高柳北三百餘里今馬邑郡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折丁零東

却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分其地爲三部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爲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餘邑爲中部從上谷以西至燉煌接烏孫二十餘邑爲西部各置大人主之靈帝初幽并涼三州緣邊諸郡無歲不被冦掠熹平六年鮮卑冦三邊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北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擒滅召百官議中郎蔡邕上

議曰自匈奴北遁鮮卑强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逋逃爲之謀主夫邊陲之患手足之蚧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瘭疽也（蚧音介搔新到反埤蒼曰瘭音必燒反杜氏注左傳曰疽惡瘡也）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醜虜而可服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爲甚天設沙漠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别内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内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蟻狄寇計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

而方今本朝爲之旰食乎夫郡人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爲人居者乎備邊之術李牧善其宜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尚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遂遣育等三萬騎三道並出其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衆逆戰育等大敗奔還死者十七八後種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見烏集秦水廣從子容反數百里停不流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倭人善綱

捕於是擊倭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魚以助糧食至晉猶有數百戶和平中魁頭與從父弟騫曼俱檀石槐之孫爭國衆遂離散自檀石槐諸大人遂代相傳襲魁頭死步度根代立中兄扶羅韓亦別擁衆數萬人魏文帝初步度根遣使獻馬帝拜爲王後數與軻比能更相攻擊步度根部衆稍弱其衆萬餘落保太原鴈門郡後一心守邊不爲寇害而軻比能衆遂强盛至明帝務欲綏和戎狄以息征伐羈縻兩部而已其後步度根竟爲比能所殺

也

軻比能

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衆推以爲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部衆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旌麾以鼓節爲進退比能衆遂强盛控弦十餘萬騎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未能及檀石槐也至青龍元年比能誘說步度根使叛并州其後幽州刺

史王雄遣勇士韓龍刺殺比能更立其弟素利彌加厥機皆爲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初不爲邊患其種衆多於比能也其後諸子爭立衆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拓跋更盛焉

宇文莫槐

宇文莫槐出於遼東塞外代爲東部大人晉史謂之鮮卑後魏史云其先匈奴南單于之遠屬又按後周書云出自炎帝子孫逃漠北鮮卑奉以爲主今考諸家所說其鮮卑之別部其語與鮮卑頗異人皆翦髮而留其頂上以爲首飾

長過數寸則截短之婦人被長襦及足而無裳焉後姪孫莫廆立廆胡罪反部衆强盛自稱單于塞外諸部咸畏憚之先得玉璽三紐自言爲天所相俗謂天曰宇故自號宇文至孫乞得龜爲慕容廆所敗滅部人逸豆歸殺乞得龜而自立又爲慕容皝所敗殺皝徙其部衆五萬餘落於昌黎自是散滅矣○後周宇文氏源出於此

徒河段務勿塵附

徒河段日陸眷出於遼西因亂被賣爲漁陽烏桓大人

庫辱官家奴諸大人集會幽州皆持唾壺唯庫辱官獨無乃唾日陸眷口中日陸眷含出因咽之西向拜天曰願使主君之智慧祿相盡移入我腹中其後漁陽大饑庫辱官以日陸眷爲健使將人衆詣遼西逐食遂招誘亡叛以至强盛日陸眷死後至姪務勿塵有遼西之地而臣於晉其所統三萬餘家控弦四五萬騎封務勿塵爲遼西公假大單于印綬後就陸眷立勿塵之子與弟匹磾都泥反從弟末波等率騎圍石勒於襄國爲勒所破擒末

波而捨之就陸眷遂攝軍而還不復報歸於遼西就陸眷死末波自稱幽州刺史末波死國人立日陸眷弟護遼爲主後爲慕容皝所破殺之其弟鬱蘭奔石季龍以所畧鮮卑五千人配之使屯令支（今北平郡盧龍縣即其地）及冉閔之亂段龕（鬱蘭之子龕音堪）率衆南移遂據齊地慕容儁使弟恪帥衆伐龕於廣固（今北海郡城）執龕殺之坑其徒三千餘人

慕容氏

慕容氏亦東胡之後別部鮮卑也（晉史云有熊氏之苗裔因山為號）魏初渠帥有莫護跋率諸部入居遼西後從司馬宣王討公孫淵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今柳城郡之地）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搖其後音訛遂為慕容焉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為氏至孫涉歸魏封為鮮卑單于遷居遼東於是漸慕華夏之風矣涉歸有子二人長曰吐谷渾西遷河湟之間（今安鄉郡西平縣地）次曰廆有命世才

畧晉太康十年又遷於徒河之青山今柳城郡界廆以大棘城即帝顓頊之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中國永嘉初廆自稱鮮卑大單于因晉亂招撫華夷刑政修明流亡歸之甚衆乃立郡統之冀州人為冀陽郡荆河州人為成周郡青州人為營丘郡并州人為唐國郡徵辟儒生以為參佐而奉晉室朝貢臣禮不闕至皝嗣廆之子雄毅多權畧日以强盛遂自稱燕王遣使於東晉請受朝命許之後遷都於柳城儁嗣即其子孫

也其後國號燕出晉史載記

拓跋氏

拓跋氏亦東胡之後別部鮮卑後魏史云出自黃帝子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土亦因鮮卑山以爲號宋齊二史又云漢降將李陵之後或云黃帝之苗裔以黃帝土德謂土爲托后爲跋故以為氏其裔始均仕堯時逐女魃於弱水北人賴其勲命爲田祖歷三代至秦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六十七代裔孫屯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其後至詰汾嘗田於山澤欻見輜軿自天而

下見美婦人自稱天女曰天命相偶明日請還期明年復會於此及期至先田處果見天女以所生男授詰汾曰此是君之子即力微也力微立諸部大人悉服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遷於定襄之盛樂子禄官立分國爲三部一居上谷北之濡源西東接宇文部自統之一居代郡之參合陂北在今馬邑郡兄子猗㐌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亦在今馬邑郡使猗㐌弟猗盧統之後晉封爲代王置官屬始出并州遷雜胡北徙雲中五原朔方又西渡河

擊匈奴烏桓諸郡自杏城以北八十里今中部郡之西迄長城原夾道立碣與晉分界長城原在今洛交郡三川縣姪孫什翼犍始建年號分置百官至其孫涉珪即後魏道武帝也宋文帝元嘉中每歲爲後魏侵境勅朝臣博議何承天論曰臣以安邊之計備在史冊李牧言其端嚴尤申其要夫罷舉吳曹孫之覇才均智侔江淮之間不居者數百里魏捨合肥退保新城合肥今廬江郡新城在縣西三十里吳城江陵移入南岸濡須之戍家停羙溪濡須在今歷陽郡西南百八十里羙溪在其東三十里

及襄陽之屯民居星散晉宣王謂宜徙沔南以實水北曹爽不用果亡沮中沮中即今襄陽南沮水左右地此皆前代之殷監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牧畜之所轉戰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禦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雖時有通否而勢有強弱保人全境不出此塗約而言之大段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三曰纂耦車牛四曰計丁課仗狡虜之性食肉衣皮以馳騁爲容儀以燎獵爲南畝非有車輿之安宮室之衛櫛風沐雨不以爲勞

露宿莽寢實惟其性焱騎蟻聚輕兵鳥集踐蹂禾稼焚
爇閭井雖邊將多畧未審何以禦之若盛師連屯廢農
必衆奔馳起役赴機必遲散金開賞費損必大换土官
戍怨曠必繁孰若因人所居並修農戰無動衆之勞有
捍衛之實其爲利害優劣相懸也一曰移遠就近以實
內地今青兗舊人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三萬家此
寇之資也悉可內徙青州人宋青州今北海郡移東萊平昌北
海諸郡兗州冀州宋兗州今魯郡瑕丘縣冀州今濟南郡歷陽縣移泰山以南

至下邳(今臨淮郡縣是)左沭右沂田良野沃西阻蘭陵(今琅邪承縣界)北阨大峴(今琅邪郡沂水縣北)四塞之內其險足固人性重遷闇於圖始無虞之時憙生恣怨今新被抄掠餘懼未息若曉示安危居以樂土宜歌忭就路視遷如歸二曰浚復城隍以增阻防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頹毁猶可修理粗計户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內假其經用爲之閭伍納稼築場還在一處婦子守家長吏爲帥丁夫四歸春夏佃牧寇至之時一城千室堪戰之士不下

二千其羸弱猶能登陴鼓譟十則圍之兵家舊説戰士二千足抗羣虜二萬矣三曰纂耦車牛以飭戎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五百兩參合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趣險賊所不能干既已族居易可檢括號令先明人知夙戒有急徵召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勿使有闕千家之邑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銛利由已還保輸之武庫出行銛胥廉反請以自衛弓簳利鐵人不辦得者官以給之數年之内

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內兵農並備在於疆埸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俗任其勇怯山陵川陸之形寒暑溫涼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戍申作刺怨起及瓜今若以荆吳銳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管子理齊寄令於人商君爲秦設以耕戰終能申威定霸行其志業非茍任强實由有數洎用武卒其邦日減齊用技擊厥衆亦離漢魏以來兹制漸弛蒐田雖復先王之禮

理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人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遽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畧唯冀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教之失也今移人實内浚理城隍族居聚處村里比次課其騎射通其風俗長吏簡試差品能否甲科上第漸就優别明其勲捷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内護老弱外通宦途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親義因事著晝戰見貌足以相識夜戰聞聲足以相救斯教戰之一

隅先哲之遺術也論者必以古城荒毁難可復修令不謂頓便加功整麗如舊但欲先定民居營其閭術墉壍存者因則增之其有毁缺權時柵斷足禦彼輕兵防遏遊騎假以旬時漸就完立車牛之賦課役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今因人所利導而率之耕農之器爲府庫之寶田蠶之民兼扞城之用千室之邑總倍旅之兵萬户之都具全軍之衆兵强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廩糧者不可同年而校矣今承平來

久邊令弛縱弓簳利鐵既不都斷往歲棄甲垂二十年課其所任理應消壞謂宜明申舊科嚴加禁塞諸商賈往來敢挾藏者以軍法理之又界上嚴立關候杜廢間溪成保之境諸所課仗竝加雕鐫別造程式若有遺鏃亡刃及私爲竊盜者皆可立檢於事爲常此亦禦敵之要也文帝不能用

蠕蠕

蠕蠕（而兗反）姓郁久閭托跋在北荒部落主力微末掠騎

有得一奴髪始齊眉忘本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木骨閭者首禿也木骨閭與郁久閭聲相近故其後子孫因以爲氏焉木骨閭既壯免奴爲騎卒代王猗盧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之間收合逋逃得百餘人至其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後魏太武以其無知狀類於蟲故改其號曰蠕蠕（宋齊謂之芮芮 隋史亦曰芮芮）又六代孫社崘兇狡甚有權畧度漠北侵高車深入其地遂幷諸部凶勢益振北徙弱落水始立軍法千人爲一軍軍

置將一人百人爲幢幢置帥一人其西北有匈奴餘種
國尤富强盡爲社崘所幷號爲强盛其西則焉耆之北
東則朝鮮故地之西北則渡沙漠窮瀚海南則臨大磧
其常所會庭則燉煌張掖之北於是自號丘豆伐可汗
可汗之號始於此
丘豆伐猶言駕馭開張也可汗猶言皇帝也
蠕蠕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即爲稱號若中國立謚
既死之後不復追稱後又頻擾北邊後魏神䴥二年夏
四月太武率兵十餘萬襲之其主大檀社崘從父之弟震怖將

其族黨焚燒廬舍絕跡西走於是國落四散竄伏山谷畜產野布無人收視太武帝緣栗水西行過漢將竇憲故壘六月次於菟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餘里分軍搜討東至澣海西接張掖水北度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里高車都部又殺大檀種類前後歸降三十餘萬俘獲首虜及戎馬百有餘萬至孫吐賀眞太武又征破之盡收其戶畜產百餘萬自是邊疆息警矣獻文帝皇興中其主子成吐賀眞之子犯塞征南將軍刁雍上表

曰臣聞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内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産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為邊患者良由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鬬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又踵其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皆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

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故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地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為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為三軍

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刀楯二萬人專習騎矟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爲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家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部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敇臺北諸屯隨近作米供送六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鎮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分散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六鎮並在今馬邑雲中單于界後魏

宣帝正始中尚書源思禮撫廵北蕃以拔野置鎮居南與六鎮不齊更立三戍亦在馬邑等郡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千里之地强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爲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遞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帝從之邊境獲其利後帝又北討大敗之斬首五萬

級降者萬餘戎馬器械不可稱計追奔逐北旬有九日往返六千餘里改女水曰武川孝明帝熙平初其主醜奴子成弟之子善用兵西征高車大破之擒其主彌俄突殺之盡幷叛者國遂强盛配奴死弟阿那瓌立經十日其族兄候侯力發率衆伐之阿那瓌輕騎南走歸後魏封朔方郡公蠕蠕王帝給騎二千援出塞初阿那瓌來奔之後其從父兄婆羅門率衆討力發破之衆推婆羅門爲主會婆羅門爲高車所逐率部落詣涼州降今武威郡於

是蠕蠕數萬相率迎阿那瓌録尚書事高陽王雍尚書令李崇奏曰蠕蠕代跨絶域感化來歸阿那瓌委質於前婆羅門歸誠於後漢時呼韓得同今美竊聞漢立南北單于晉有東西之稱皆所以相維禦難爲國藩籬今臣等參議以爲懐朔鎮北土名無結山吐若奚泉燉煌北西海郡即漢舊障二處寛平原野彌沃阿那瓌宜置吐若奚泉婆羅門宜置西海郡各令總率部落收離聚散彼臣下之官任其舊俗時朝廷問安置之宜於涼州

刺史袁翻翻表曰高車蠕蠕迭相吞噬始則蠕蠕衰微高車强盛及蠕蠕復振反破高車主喪人離不絶如縷而今高車能終雪其耻復摧蠕蠕者正由種類繁多不可頓滅故也然鬬此兩敵即卞莊之算得使境上無塵今蠕蠕内為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期而至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待損我資儲來者既多全徙内地非直其情不願轉送艱難然夷不亂華前鑒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毁轍固不可尋蠕

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蠕蠕全
滅則高車跋扈之計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主奔於上人
散於下而餘黨實繁部落猶衆處處碁布以係今主耳
高車亦未能一時幷兼盡令歸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
甚懦弱唯以掠盜爲資陵奪爲業而河西捍禦强敵唯
凉州燉煌而已凉州土廣人稀糧仗素闕燉煌酒泉空
虛尤甚蠕蠕無復竪立令高車獨擅北陲則四顧之憂
匪朝伊夕愚謂蠕蠕高車二主宜並存之居阿那瓌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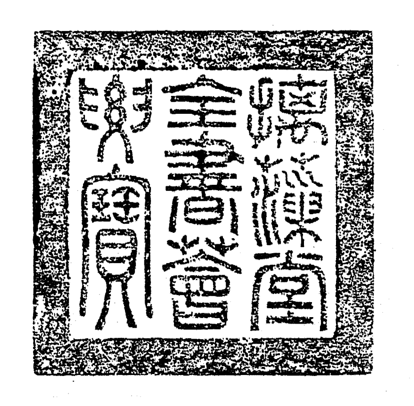
東偏處婆羅門於西喬其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西海故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北張掖西北千二百里高車所住金山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要衝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為便即可永永為重戍鎮防西北宜遣一良將監護婆羅門雖外為署蠕蠕之聲内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良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尅勵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

徒轉渡流沙即是我之外藩高車勍敵西北之虜可無過慮如其姦回反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逋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啓脫先據西海奪其險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以西終非國有且西海北陲即是大磧野戰所聚千百爲羣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料度似如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止可外加優納而須內備彌固也朝議是之

詔安西將軍廷尉卿元洪超詣燉煌安置婆羅門婆羅門尋與部衆謀叛投嚈噠嚈噠三妻皆婆羅門姊妹也仍爲州軍討擒之五年婆羅門死於洛南之館阿那瓌部落既和士馬稍盛乃號可汗遣其長子請尚魏公主出帝又自納阿那瓌女爲后阿那瓌請以其孫女妻齊獻王武子長廣公湛阿那瓌有愛女又請配齊獻王自此塞外無塵矣始阿那瓌初復其國盡禮朝廷明帝之後中原喪亂阿那瓌統率北方頗爲强盛不復稱臣魏

汝陽王暹之爲秦州遣其典籤齊人淳于覃使於阿那瓌阿那瓌遂留之親寵任事阿那瓌又嘗因到洛陽心慕中國乃立官號擬於王者遂有侍中黄門郎掌其文墨覃教阿那瓌轉自驕大每與魏書隣敵亢禮及齊受東魏禪後阿那瓌爲突厥所破自殺太子菴羅辰菴烏含反奔齊文宣帝乃北討突厥而立菴羅辰爲主置之馬邑川後背叛文宣帝親征皆大破之國人立阿那瓌叔父鄧叔子爲主是時又累爲突厥所破以西魏恭帝二年

率部落千餘家奔關中突厥既恃兵强又藉西魏和好忌其連類依憑大國使驛相係請盡殺以甘心周文帝遂收縛蠕蠕主以下三千餘人付突厥使於青門外斬之中男以下免死配王公家爲奴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脩臣閔惇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任益春

謄錄監生臣趙友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典卷一百九十七　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三百十五　史部

通典卷一百九十七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邊防十三

北狄四

高車

高車蓋古赤狄之種也初因號為狄歷北方以為勑勒諸夏以為高車丁零焉其語畧與匈奴同而時有少異

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其種有狄氏袁紇氏斛律氏解批氏異氏斤氏其俗云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單于曰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於其上曰請天自迎之乃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嗥呼因穿臺下為穴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以我與天而今狼來或是天處我乃下為狼妻而産子後遂滋繁成國故其人好引聲長歌有似狼嗥本無都統大帥督當種各有君長為性麤猛黨類同心至於冦

難翕然相依鬬無行陣頭別衝突乍出乍入不能堅戰其俗蹲踞媟嬻媟音泄嬻音瀆無所忌避婚姻用牛馬納聘以多為榮俗無穀不作酒迎娶之日男女相將持馬酪熟肉即主人延賓亦無行位穹廬前叢坐飲宴終日復留其宿明日將婦歸既而將夫黨還入其家馬羣揀取良馬俗不潔淨喜致震霆每震則叫呼射天而棄之移去至於來秋馬肥復相率集於震所埋羖羊燃火拔刀女巫祝說似如中國祓除而羣隊馳馬旋繞百帀乃止持

一束柳枝回曲豎之以乳酪灌焉婦人以皮裹羊骸戴之首上縈屈髮鬢所交反而綴之有似軒冕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屍於中張臂引弓佩劒挾矟無異於生而露坎不掩走馬遶旋多者數百帀男女無大小皆集會之其遷徙隨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產盡與蠕蠕同唯車輪高大輻數至多後徙於鹿渾海西北百餘里部落強大常與蠕蠕為敵亦每侵盜於魏魏道武渡弱水西至鹿渾海襲破之復討其餘種於狼山又大破之又自

散鬝水西北徇畧其部破其雜種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五萬餘口馬牛羊百餘萬高車二十餘萬乘而還其後太武帝征蠕蠕還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在已尼陂相去千餘里遣騎襲破之降數十萬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後又相率北叛高車之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盧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連氏五曰窟賀伏氏六曰達簿于氏七曰阿崘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分氏十曰副伏羅氏十一曰乞袁氏十二曰右叔沛氏先是

副伏羅部為蠕蠕所役屬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蠕蠕主豆崘犯塞其酋阿伏至羅率所部之衆西叛阿伏至羅死弟子彌俄突立遣使朝貢宣武詔曰蠕蠕嚈噠與吐谷渾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國今交河郡犄角相接今高昌内附遣使迎引蠕蠕既與吐谷渾路絶姦勢亦沮於卿彼蕃便有所益行途經由宜相供俟不得令羣小擁塞王人彌俄突尋與蠕蠕主伏圖戰於蒲類海北大敗明帝初彌俄突又被蠕蠕主醜奴大敗殺之弟越居

靜帝時為兄子比適所殺越居子去賓自蠕蠕奔後魏封為高車王肆州刺史死於鄴至隋有突越失國即後魏之高車國矣

稽胡

稽胡一曰步落稽盖晉時匈奴别種劉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後自離石以西（離石今昌化郡）安定以東（今安定郡是）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間種落繁熾其俗土著亦知種田地少桑蠶多衣麻布其丈夫服及死亡殯葬

與中夏畧同婦人多貫蜃貝以為耳頸飾又與華人錯居其渠帥頗識文字其言語類夷狄因譯乃通蹲踞無禮貪而忍害俗好淫穢雖分統郡縣列於編户然輕其徭賦有異齊人山谷阻深者未盡役屬而凶悍恃險數為寇亂至後魏明帝孝昌中有劉蠡升者居雲陽谷今縣界自稱天子立年號署百官後為齊神武所滅後周明帝武成初延州稽胡郝阿保郝狼皮延州今延安郡率其種人附於齊氏并與其部劉素德共為影響周柱國豆盧寧

督諸軍與延州刺史高琳擊破之建德五年武帝敗齊師於晉州（今平陽郡）乘勝逐北齊人所棄甲仗未暇收斂稽胡乘間竊出盜而有之乃立蠡升孫没鐸為主號聖武皇帝後齊王憲為行軍元帥討破之自是寇盜頗息

突厥上

突厥之先平涼（今平涼郡）雜胡也蓋匈奴之别種姓阿史那氏後魏太武滅沮渠氏（沮渠牧犍都姑臧謂之北涼為魏所滅）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代居金山城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為突

厥因以為號焉或云其國先於西海之上為鄰國所滅男女無少長盡殺之有一兒年且十歲以其小不忍殺之乃刖足斷臂棄於大澤中有牝狼每銜肉至於兒處所此兒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後遂與狼交狼有孕焉負於西海之東止於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有洞穴狼入其中遇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餘里後狼生十男長大外托妻孕其後各為一姓阿史那即其一也子孫蕃育漸至數百家經數代相與穴處而臣於蠕蠕又云先出

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謗步兄弟十七人其一曰伊質泥師都狼所生也謗步等性並愚痴國遂被滅泥師都既别感異氣能徵名風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一孕而生四男其大兒名訥都六設衆奉為主號為突厥都六所生子皆以母族為姓阿史那是其一也號阿賢設此說雖殊然俱狼種也後魏末其酋帥土門部落稍盛始至塞上通中國至西魏大統十二年乃求婚於蠕蠕蠕蠕主阿那瓌大怒使人罵辱之

曰爾是我鍛奴何敢發是言也土門發兵擊蠕蠕大破之於懷荒北阿奴瓌自殺土門遂自號伊利可汗後魏太武帝時蠕蠕主社崙已自號可汗突厥又因之猶古之單于也號其妻為可賀敦亦猶古之閼氏也其子弟謂之特勒別部領兵者謂之設其大官屈律啜次阿波次頡利發吐屯次俟斤其初國貴賤官號凡有十等或以形體或以老少或以顏色鬚髮或以酒肉或以獸名其勇健者謂之始波羅亦呼為英賀弗肥麤者謂三大羅大羅便酒器也似角而

麤短體貌似之故以為號此官特貴惟其子弟為之又謂老為哥利故有哥利達官謂馬為賀蘭故賀蘭蘇尼闕蘇尼掌兵之官也謂黑色者為珂羅便故有珂羅啜官甚高耆年者為之謂髮為索葛故有索葛吐屯此如州郡官也謂酒為匐你熱汗熱汗掌監察非違釐整班次謂肉為安禪故有安禪具泥掌家事如國官也有時置附鄰可汗鄰狼名也取其貪殺為稱亦有可汗位在葉護下或有居家大姓相呼為遺可汗者突厥呼屋為

遺言屋可汗也木杆可汗土門之子名俟斤一名燕尹狀貌奇異面廣尺餘其色甚赤眼若琉璃性剛暴而多智西破蠕蠕嚈噠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以西西至西海萬餘里南自沙漠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屬焉其俗如古之匈奴其異者其主初立近侍重臣等舁之以氊隨日轉九迴每一迴臣下皆拜訖乃扶令乘馬以帛絞其頸使纔不至絶然後釋而急問之曰你能作幾年可汗其主既神情瞀亂不能詳定多少臣

下等隨其所言以驗修短之數其後大官有葉護次設特勒次俟利發次吐屯發餘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代襲馬兵器有角弓鳴鏑甲矟刀劍其佩飾則兼有伏突旗纛之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謂之附離夏言亦狼也蓋本狼生志不忘舊其徵發兵馬及科稅雜畜輒刻木為數并一金鏃箭蠟封印之以為信契候月將滿輒為寇抄其刑法反叛殺人者皆死淫者割勢而腰斬之鬬傷人目者償之以女無女則輸婦損折支體者輸馬盜者

則償贓十倍有死者停屍於帳子孫及諸親屬男女各
殺羊馬陳於帳前以刀剺面且哭剺理之反血淚俱流如此
者七度乃止春夏死者候草木落秋冬死者候華葉茂
然後始坎而葬之於墓所立石建標其石多少依平生
所殺人數是日男女咸盛服飾會於葬所男有悅愛於
女者歸即遣人娉問父母多不違也雖遷徙無常而各
有地分可汗處於都斤山每歲率諸貴人祭其先窟又
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又於都斤西五百里

有高山迥出上無草樹謂為敎登疑棃夏言地神也其書字類胡而不知年歷唯以草青為記男子好樗蒱女踏鞠飲馬酪取醉歌呼相對敬鬼神俟斤既盛使於西魏請誅蠕蠕主事見蠕蠕篇後周武帝納其女為后至他鉢可汗木杆之弟以攝圖為爾伏可汗乙息記可汗之子也乙息記將攝國而立俟斤俟斤即木杆可汗也統其東面又以其弟但褥可汗子為步離可汗居西方爾伏與步離皆小可汗褥內沃反控弦十萬數中國憚之周齊爭結婚姻傾府藏事之仍歲給繒絲十萬段突厥在

京師者待以優禮衣錦食肉者常以千數他鉢益驕曰使我在南兩兒孝順何患貧也後攝圖立為大可汗號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一號沙鉢略理都斤山以他鉢之子菴羅降居獨洛水稱第二可汗木杆之子大邏便乃謂沙鉢略曰我與你俱可汗子各承父後你今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以為阿陂可汗還鎮所部沙鉢略勇而得衆北狄皆歸附之周武帝之婚於木杆也突厥錦衣肉食在長安者且以萬數至隋初並遣

之突厥大怨俟斤賀敦周越王之女千金公主聞周滅故悉衆為寇控弦三十萬入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並今郡）六畜咸盡隋文帝以河間王弘高熲虞慶則出塞擊之沙鉢略敗走時虜饑甚不得食於是粉骨為糧又多災死者極衆而沙鉢略襲擊阿波大破之阿波西奔達頭可汗達頭者名玷厥沙鉢略之從父也舊為西面可汗（達頭即西突厥步伽可汗）既而大怒遣阿波率兵而東與沙鉢略相攻於是分為東西部（自此分為二國焉）迭相侵掠沙鉢略

因擊阿波為阿拔國部落乘虛掠妻子隋遣軍為擊阿拔敗之所獲悉與沙鉢略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為界因上表曰大突厥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可汗臣攝圖言突厥自天置以來五十餘載地過萬里士馬億數常力兼戎夷抗禮華夏在於北狄莫之與大今被霑德義仁化所及禮讓之風自朝滿野竊以天無二日土無二主豈敢阻兵偷竊名號今便歸心有道永為藩附謹遣男臣窟含真奉表以聞後卒帝為廢朝三日後葉護

可汗沙鉢畧之弟西征阿波生擒之既而上書請阿波死生之命高熲進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宜存養以示寛大帝曰善熲伽施多那都藍可汗沙鉢畧之子名雍虞閭後與西面泥利可汗連結阿波可汗既為處羅侯可汗所擒其國乃立鞅素特勒之子時突利可汗居北方沙鉢略之弟處羅侯之子名染干遣使求婚開皇中帝妻以宗女安義公主帝欲離間北狄故特厚禮遣牛弘蘇威斛律孝卿相繼為使突厥前後使入朝三百七十輩突利本居北方以尚主之故南徙度斤舊鎮錫賚優厚

雍虞閭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朝貢遂絶數為邊患雍虞閭與玷厥舉兵攻染干盡殺其兄弟子姪遂入蔚州今安邊郡染干以五騎與隋使長孫晟歸朝拜為意利珍豆啓人可汗華言智意健也於朔州今馬邑郡築大利城以居之安義公主死又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部落歸之甚衆雍虞閭又擊之帝復令入塞遂於河南在夏勝二州之間今朔方榆林郡發役掘塹數百里東西距河盡為啓人畜牧之地詔楊素史萬歲等擊雍虞閭頻破之雍

虞閭旋為部下所殺是歲泥利可汗及葉護俱被鐵勒所敗並奚霫五部内徙霫先立反啟人遂有其衆煬帝大業三年幸榆林啟人來朝帝大悦詔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厚其部落酋長二千五百人賜物二十萬段帝親巡雲中泝金河在今榆林郡界而東北幸啟人所居在今馬邑郡啟人奉觴上壽跪伏甚恭明年朝於東都禮賜益厚及始畢可汗染干之子名咄吉也立因事怨恨不朝十一年煬帝避暑於汾陽宫八月始畢率其種落入寇圍帝於鴈門今鴈門郡

詔諸郡發兵赴援始畢引去及隋末亂離中國人歸之者甚衆又更强盛勢陵中夏迎蕭皇后置於定襄今定襄郡薛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俱北面稱臣受其可汗之號東自契丹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萬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大唐起義太原劉文靜聘其國引以為援始畢遣特勒康利獻馬千匹會於絳郡又遣二千騎助軍從平京城及高祖受隋禪以後賞賜不可勝紀始畢使骨

咄禄特勒來朝賜宴於太極殿奏九部樂錫賚甚厚二年春始畢帥兵渡河至夏州賊帥梁師都出兵會之謀入抄掠四月授馬邑賊帥劉武周兵百餘騎遣入句注又遣兵大集欲侵太原是月始畢卒其子什鉢苾毗質反以年幼不堪嗣位立為泥步設使居東偏直幽州之北立其弟俟利弗設是為處羅可汗始畢之弟又以隋義成公主為妻使人入朝告喪高祖為之舉哀廢朝三日詔百官就館弔其使者遣内史舍人鄭德挺往弔處羅賻物

三萬段先是隋煬帝蕭后及齊王暕之子政道陷於竇建德三年春處羅迎之至於牙所立政道為隋主其中國人在虜庭者悉隷之行隋正朔置百官居於定襄城有徒萬餘時太宗奉詔討劉武周師至太原處羅遣其弟步利設率二千騎與官軍會六月處羅至并州總管李仲文出迎勞之留三日城中美婦人多為所掠仲文不能制俄而處羅死義成公主以其子奥射設醜弱廢不立之遂立處羅之弟咄苾是為頡利可汗啟人第三子又

納隋義成公主為妻以始畢之子什鉢苾為突利可汗

按始畢父啟人可汗染干本突利可汗令更稱突利蓋襲其先號

遣使入朝告處羅死

高祖為之罷朝一日遣百官就館弔其使咄苾初為莫賀設牙直五原之北時薛舉猶據隴右遣其將宗羅㬋攻陷平涼郡北與頡利結連高祖遣光禄卿宇文歆齎金帛以賂頡利歆說之令與薛舉絶初隋五原太守張長遜因亂以其所部五城隸於突厥歆又說頡利遣長遜入朝以五原地歸於我頡利竝從之因發突厥兵及

長遜之衆並會於太宗軍所頡利承父兄之資兵馬強盛有憑陵中夏之志高祖以中原初定未遑外畧每優容之賜與不可勝計頡利言辭悖傲求請無厭四月頡利自率萬餘騎與馬邑賊苑君璋將兵六千人共攻鴈門定襄王李大恩擊走之於是大懼更請和好獻魚膠數十斤令二國同於此膠高祖五年春李大恩奏言突厥饑荒馬邑可圖詔大恩與殿内少監獨孤晟帥兵討苑君璋期以二月會於馬邑晟後期不至大恩不能獨

進頓兵新城以待之頡利遣數萬騎與劉黑闥合軍進圍之大恩敗績没於陣六月劉黑闥又引突厥萬餘騎入抄河北頡利復自率五萬騎南侵至於并州太宗帥師出蒲州道以討之時頡利攻圍并州又分其兵入汾潞等州掠男女五千餘口聞太宗兵至蒲州乃引兵出塞七年八月頡利突利二可汗又入寇原州連營南上太宗北討頓兵於豳州頡利率萬餘騎奄至城西乘高而陣將士大駭太宗乃親率百騎馳詣虜陣告之曰國

家與可汗誓不相負何為背約深入吾地我秦王也故
來一決可汗若自來我當與可汗兩人獨戰若欲兵馬
總來我惟百騎相禦耳頡利弗之測笑而不對太宗又
命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急難相救爾今將兵來何
無香火之情也亦宜早出一決勝負突利亦不對太宗
因縱反間於突利突利悅而歸心焉其叔姪內離頡利
因遣使請和許之八年七月頡利領十餘萬騎大掠朔
州又襲將張瑾於太原瑾全軍沒脫身奔於李靖靖出

師拒戰頡利不得進屯於并州太宗率師討之次蒲州頡利引去九年七月頡利又率十餘萬騎進寇武功京師戒嚴巳卯進寇高陵行軍總管左武候大將軍尉遲敬德與之戰於涇陽大破之獲俟斤阿史徳烏没啜斬首千餘級癸未頡利遣其腹心執失思力來朝自張形勢云兵百萬今至矣太宗誚之曰我與突厥面自和親汝則背之我實無愧又義軍入京之初爾父子竝親從我賜爾金帛前後極多何故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當

先戮汝矣思力懼而請命太宗縶之於門下省太宗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馳六騎幸渭水之上與頡利隔津而語責以負約其酋帥大驚皆下馬羅拜而衆軍徑至頡利見軍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懼太宗獨留與頡利臨水交言麾諸軍却而陣焉蕭瑀以輕敵固諌於馬前上曰吾已籌之矣突厥所以掃其境內直入渭濵應是聞我國家初有內難我新登九五將謂不敢拒之今若閉門虜必大掠強弱之勢在

今一舉我故獨出一以示輕之又曜軍容使知必戰事出不意乘其不圖虜入既深理當自懼與戰則必勉與和則必固制服北狄自兹始矣是日頡利請和詔許之乙酉又幸城西刑白馬頡利同盟於便橋之上頡利引兵而退蕭瑀進曰初頡利之未和也謀臣猛將各欲戰而陛下不以為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我觀突厥之兵雖衆而不整可汗獨在水西酋帥皆來謁我因而襲擊其衆勢同拉朽然我所以不戰者即位日淺為

國之道安靜為務一與虜戰必有死傷又免虜一敗或當懼而修德結怨於我為患不細我今卷甲韜戈啗以金帛頑虜驕恣必自此始破亡之漸其在茲乎九月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上不受詔頡利所掠中國户口者令歸之貞觀元年陰山以北薛延陁迴紇拔也古等十餘部皆相率叛之擊走其欲谷設頡利遣突利討之師又敗績輕騎奔還頡利怒拘之十餘日突利由是怨憾内欲背之二年突利遣使奏言與頡利有隙奏請擊

之詔秦武通以并州兵馬隨便應接三年薛延陁自稱可汗於漠北遣使來貢方物頡利稱臣求尚公主頡利每委任諸胡疎遠族類胡人貪冒性多翻覆以故法令滋章兵革歲動國人患之諸部攜貳頻年大雪六畜多死國中大餒頡利用度不給復重斂諸部由是下不堪命內外多叛之上以其請和後復援梁師都令兵部尚書李靖代州都督張公謹出定襄道并州都督李勣右武衛將軍丘行恭出通漠道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

道衛孝節出恒安道薛萬徹出暢武道竝受靖節度以討之十二月突利可汗及郁射設蔭奈特勒等竝率所部來奔四年正月李靖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頡利驚擾因徙牙於磧口胡酋康蘇密等遂以隋蕭后及楊政道來降二月頡利計窘竄於鐵山兵尚數萬使執失思力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太宗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等持節安撫之頡利稍自安靖乘間襲擊大破之遂滅其國復定襄恒安地斥土界至於大漠頡利乘千

里馬獨騎奔於從姪沙鉢羅部落三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率衆掩至沙鉢羅營生擒頡利送於京師太宗赦之令還其家口館於太僕廩食之頡利鬱鬱不得志與其家人或相對悲歌而泣上見其羸憊授虢州刺史以彼土多麞鹿縱其畋獵庶不失物性頡利辭不願往遂授右衛大將軍賜以田宅八年卒令其國人葬之從其俗禮焚屍灞水之東贈歸義王謚曰荒其舊臣胡祿達官吐谷渾邪自刎以殉渾邪者頡利之母婆施氏之媵

臣也頡利初誕以付渾邪至是感義而死太宗聞而異之贈中郎將乃葬於頡利墓側令中書岑文本制頡利及渾邪之碑以紀之突利可汗什鉢苾者始畢之嫡子頡利之姪也隋大業中突利年數歲始畢遣領其東牙之兵號為泥步設隋淮南公主之入北也遂妻之頡利嗣立以為突利可汗牙直幽州之北管奚霫等數十部徵稅無度諸部多怨之貞觀初奚等並來歸附頡利怒其失衆遣北征薛延陁又喪師旅遂囚而撻焉突利初自武

德時深自結託太宗亦以恩義撫之結為兄弟與盟而去後頡利政亂驟徵兵於突利突利拒之不與尋為頡利所攻遣使來乞師太宗因令將軍周範屯太原以圖進取突利乃率其衆來奔太宗禮之甚厚頻賜以御膳四年授右衛大將軍封北平郡王實封七百户以其下兵衆置順州都督府仍拜為順州都督遣率部落還蕃太宗謂曰昔爾祖啓人亡失兵馬一身投隋隋家豎立遂至強盛荷隋之恩未嘗報德至爾父始畢反為隋家

之患自爾之後無歲不侵擾中國天實禍淫大降災變爾衆散亂死亡畧盡既事窮後乃投我我今所以不立爾為可汗者正為啓人前事故也改變前法欲中國久安爾宗族永固是以授爾都督當須依國法齊整所部如違當獲重罪五年徵入朝至幷州道病卒年二十九太宗為之舉哀令中書侍郎岑文本為碑文其子賀邏鶻嗣突利弟結社率貞觀初入朝歷位中郎將十三年從幸九成宮陰結部落得四十餘人并擁賀邏鶻相與

夜犯御營踰第四重幕引弓亂發殺衛士數十人折衝孫武開率兵奮擊乃退北走渡渭水欲奔其部落尋皆捕斬之詔原賀邏鶻流於嶺表頡利之敗也其部落或走薛延陁或走西域而來降者甚衆酋豪首領至者皆拜將軍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惟柘羯不至詔使招慰之涼州都督李大亮以為於事無用徒費中國因上疏曰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中國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猶之枝葉擾於根本以厚枝

葉而求久安未之有也今者招致突厥雖入提封臣愚稍覺其費未悟其益也然河西人庶積禦蕃夷州縣蕭條户口鮮少加因隋亂減耗尤多若更勞役恐致妨損以臣愚誠請停招慰且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内隋室早得伊吾今伊吾郡兼統鄯善且末既得之後勞費日甚虚内致外竟無所益遠尋秦漢近覩隋室動静安危昭然備矣伊吾雖曰臣附遠在蕃磧人非夏人地多沙鹵其自豎立稱藩附庸者請羈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懐

德永為藩臣葢行虛恵而收實福矣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變其俗乃置於內地去京不遠雖則寛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也每見一人初降賜馬五匹袍一領酋帥悉受大官祿厚位尊理多糜費以中國之租賦供積惡之兇虜其衆益多非國之利也時降突厥多在朔方之地其入居京師者近萬家詔議安邊之術朝士多言突厥恃强擾亂中國為弊日久今天實喪之窮來歸我本非慕義之心因其歸命分其種落俘

之兗徐之地散屬州縣各使耕織百萬胡虜可得化為百姓則中國有加户之利塞北可常空虛矣惟中書令溫彥博議請准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河南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為捍禦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若遣向徐兗則乖物性非含蓄之道祕書監魏徵奏言北狄自古至今未得如斯之破敗也且其代寇中國百姓怨讎若以其降伏不能誅滅即宜遣還河北居其本土此人面獸心非我族類

强必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本情也秦漢患其若是故發猛將以撃之收取河南以為郡縣奈何以内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間孳息日倍居我肘腋甫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為後患彦博又曰天子於物也如天地覆載有歸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滅之餘歸心降附若不加憐念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謂不可遣居河南初無所患所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德惠終無背叛徵又曰晉代有魏時胡落

分居近郡平吳以後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塞外不用欽等言數年之後遂傾瀍洛前代覆車殷鑒不遠必遣居河南所謂養獸自遺患也彥博又曰臣聞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古先哲王有教無類突厥餘魂以命歸我援之護之收居內地我指麾之教之以禮法數載之後盡為農人選其酋首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光武居南單于於內郡為漢藩翰終乎一代不有叛逆太宗竟用其計於朔方之地幽州至靈州置順化四州都督

府又分頡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
督府以統其衆自結社率之反太宗始患之上書者多
云處突厥於中國殊謂非便乃徙於河北立右武候大
將軍化州都督懷化郡王思摩為乙彌泥孰俟利苾可
汗賜姓李氏率所部建牙於河北思摩者頡利族人也
始畢處羅以其貌似胡人不類突厥疑非阿史那族類
故歷處羅頡利代常為夾畢特勒終不得典兵為設武
德初數來朝貢封為和順郡王及其國亂諸部多歸中

國惟思摩隨逐頡利竟與同擒太宗嘉其忠使統頡利舊部落居於河南之地勝兵四萬馬萬匹錫其土南至於大河北至白道川以北接薛延陁為種落初集憚薛延陁不肯出太宗遣司農卿郭嗣本賜延陁璽書曰前破突厥止為頡利一人除百姓之害所以廢而黜之實不貪其土地利其人馬也自黜廢頡利以後恒欲更立可汗是以所降部落等並置河南任其放牧今戶口羊馬日向孳多元許冊立不可失信至秋間即欲遣突厥

渡河復其國土我冊爾延陁日月在前今突厥理是居
後後者為小前者為大爾在磧北突厥居磧南各守土
境若其踰越故相抄掠即將兵各問其罪此約既定非
但有便爾身貽厥子孫長守富貴也於是命禮部尚書
趙郡王孝恭齎冊書就思摩部落築壇於河上以拜之
并賜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竝令渡河北還
其舊部又以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為左賢王左武衛
將軍阿史那泥熟為右賢王以貳之薛延陁聞思摩渡

河北慮其部落翻附磧北先蓄輕騎伺至而擊之太宗遣使勑止之時思摩下部衆渡河者凡十萬勝兵四萬人思摩不能撫衆皆不愜服至十七年相率叛之南渡河請分處於勝夏二州之間詔許之思摩遂輕騎入朝尋授右衛將軍從征遼東為流矢所中太宗親為吮血其見顧遇如此未幾卒於京師贈兵部尚書夏州都督陪葬昭陵立墳以象白道山詔立碑於化州

通典卷一百九十七